

宋本陶渊明集考论

刘明

(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)

摘要:北齐阳休之编十卷本《陶渊明集》是今传陶集的祖本,增入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亦始自该本。宋代陶集存在宋庠本和思悦本两个系统,现存四部宋本均属宋庠本系统,其中又以浙本《陶渊明集》为最古。《陶靖节先生诗》是最早的汤汉注陶集本,与浙本相校存在文字、篇目和校语等的校订和调整。蜀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属《集》《谱》合刻本,资料性最强。曾集刻陶集删去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,试图恢复其本貌,是在篇目上极具鉴裁的本子。

关键词:陶渊明集 编撰 刊刻 版本关系

中图分类号: I 206.7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3-4580(2016)04-0001-(07)

陶渊明集属六朝旧集,且属最为保持旧本面貌的集子,但各本之间存在篇目、卷第等方面的差异。梳理陶集的编撰和流传,有助于考察诗文的增益由来及真伪性。现存四部宋本陶集,均承自北宋宋庠本,在诗文篇目、正文文字、校语等方面有所差异。同时探讨宋本陶集刊刻的相关问题,揭示它与刻者、刻书地域及刊刻目的之间的关系。通过比对,可以确定其它三部宋本陶集出自浙本《陶渊明集》,根据是正文基本不存在异文,而思悦本是不同于浙本的另一陶集系统。故校勘整理陶集应以宋浙本和汤汉注本为主,另蜀本附有陶渊明年谱,应该引起研究者充分的注意。

一、陶渊明集的编撰和流传

现所传陶渊明集,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为最古(见图1)。陶渊明集属六朝旧集,传承有绪。就文本内容而言,郭绍虞先生认为“魏晋诸家集中,惟陶集传本最为近真”^[1],保留了隋唐之前集本的旧貌。陶集之编,按陶渊明《饮酒诗序》云“余闲居寡欢,兼比夜已长,偶有名酒,无夕不饮。顾影独尽,忽焉复醉。既醉之后,辄题数句自娱,纸墨遂多,辞无詮次,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。”推测陶渊明生前便有其诗文的传抄本,未必编定为集本,但“传写成帙,故虽不必有意编定,而次第可寻,亦俨成自定本矣。”^[2]据《宋书·陶潜传》云“自高祖王业渐隆,不复肯仕,所著文章,皆题其年

月,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,自永初以来,唯云甲子而已。”沈约所据必为秘阁藏本陶集。又梁钟嵘将陶渊明列入中品,云“宋徵士陶潜,其源出于应璩,又协左思风力。文体省净,殆无长语……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”钟嵘必读过当时流传的陶集,否则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陶渊明的诗作特点。推知南朝之时秘阁和民间应均有陶集的编定本。



图1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》十卷

北齐阳休之《序录》云“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,一本八卷无序,一本六卷并序目,编比颠乱,兼复阙少。”此八卷本和六卷本,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两种陶集本子。《隋志》小注称陶集“梁五卷、录一卷”,即阮孝绪《七录》著录之本。此梁本合目录一卷为六卷本,即阳休之所称的“一本六卷并序目”,郭绍虞认为“是梁以前本

收稿日期: 2016-09-19

作者简介: 刘明(1981-),男,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副研究馆员、清华大学中文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和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。

原祇五卷。”^[3]至于八卷本，梁启超《陶集考证》认为是在五卷本的基础上加入《五孝传》一卷和《四八目》上下二卷而成。而桥川时雄《陶集版本源流考》则称集本为七卷，另加录一卷而成。六卷本的“序”，撰者不详，大概至迟在隋唐时期已亡佚。

按萧统亦编有八卷本，所撰《陶渊明集序》云“余爱嗜其文，不能释手，尚想其德，恨不同时，故更加搜求，粗为区目……并粗点定其传，编之于录。”阳休之称“萧统所撰八卷，合《序》《目》《传》《诔》，而少《五孝传》及《四八目》。然编录有体，次第可寻。”《序》《传》即萧统所撰《陶渊明集序》和陶潜传，而《诔》即颜延年撰《靖节徵士诔》。北宋时，萧统编本《目》已亡佚，宋庠《私记》称“合《序》《传》《诔》等在集前为一卷，正集次之，亡其《录》。”至南宋尚存萧统编本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“今集有数本，七卷者，梁萧统编，以《序》、《传》、颜延之《诔》载卷首。”^[4]惟今存宋本陶集，多不载萧统所撰《集序》（宋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、旧题“坡书《陶渊明集》”卷首有此序）。综上，梁代存在三种卷第的陶集，即五卷本（另有录一卷，合计六卷）、八卷无序本和萧统编八卷本（正集为七卷）。

阳休之本，《序录》云“今录统所阙并《序》、《目》等合为一秩十卷，以遗好事君子焉。”又宋庠《私记》云“有十卷者，即杨仆射所撰……其《序》并昭明旧《序》、《诔》、《传》等合为一卷，或题曰第一，或题曰第十，或不署于集端。别分《四八目》，自甄表、状、杜乔以下为第十卷，然亦无录。”阳休之以萧统编本为基础，增入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而成十卷本。关于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的真伪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“然昭明太子去潜世近，已不见《五孝传》、《四八目》，不以入集，阳休之何由续得？且《五孝传》及《四八目》所引《尚书》，自相矛盾，决不出于一手，当必依托之文，休之误信而增之。”^[5]馆臣进而指出，陶集诸本“虽卷帙多少，次第先后，各有不同，其窜入伪作，则同一辙，实自休之所编始”^[6]。阳休之本是今传陶集的祖本，似需客观审慎地看待其所收篇目的可靠性。

隋唐时期流传的陶集，《隋志》著录九卷本，有学者认为即阳休之本“至隋失其序目而为九卷”^[7]。《旧唐志》著录五卷本和《新唐志》著录五卷本和二十卷本（陈汉章《崇文总目辑释补正》认为二十卷“字误”），吴兢《西斋录》有十卷本等。萧统编本和阳休之本佚去目录大致在隋唐之际，郭绍虞认为“别本之滋，殆由于录之

亡。”^[8]至两宋，流传的陶集主要为十卷本，如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者。而影响最大的本子当属北宋宋庠本，《私记》云“余前后所得本仅数十家，卒不知何者为是。晚获此本，云出于江左旧书，其次第最若伦贯。”今传陶集的卷帙和篇目基本承自宋庠本。

其它有影响者，如思悦本。旧题“坡书《陶渊明集》”有北宋治平三年（1066）思悦跋，云：“愚尝掇拾众本，以事讎校，诗赋传记赞述杂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，洎《四八目》上下二篇重校理，终次为一十卷。近年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驾东岭，示以本朝宋丞相刊定之本，于疑阙处甚有所补。”推知思悦本据宋庠本补充阙误。《东观余论》卷下《跋陶渊明集后》云“政和二年（1112）岁壬辰六月十四日己亥，于洛都大福先寺校竟。”疑即思悦本而言（据思悦为僧人推断）。再如南唐本和晁文元家藏本收录《问来使》诗，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四引蔡絛《西清诗话》云“其集屡经诸儒手校，然有《问来使》篇，世盖未见，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。”又《容斋随笔》五笔卷一“问故居”条云“陶渊明《问来使》诗云：‘尔从山中来，早晚发天目。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几丛菊。蔷薇叶已抽，秋兰气当馥。归去来山中，山中酒应熟。’诸集中皆不载，惟晁文元家本有之。”^[9]印证陶集因传本的不同在篇目上存在差异，存在非陶潜之作而附益的现象。

南宋所刻陶集，分为白文本和注文本两种。白文本基本据自宋庠本和思悦本，汤汉最早为陶集作注即现存宋刻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，元刻本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即出自该本。明清所刻陶集，大抵皆据此两系统之本而刻。

二、宋本陶渊明集的刊刻

宋本陶集，流传至今者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十卷（编目书号8368）、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（另《补注》一卷，编目书号8369）、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十卷（编目书号15789）和宋绍熙三年（1192）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一卷（另《杂文》一卷，编目书号9619）四部。有意思的是，此四部陶集分别刻在浙江、福建、四川和江西，恰逐一一对应宋代四大刻书中心，兹略述其刊刻及版本。

（一）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

此本行款版式为10行16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单黑鱼尾。书名题“陶集几”，下镌叶次和刻工。卷端题“陶渊明集卷第一”。卷末有北齐阳休之《序录》，次本朝宋丞相《私记》、曾纮说。刻工分为原版刻工和补版刻工两类，前者有方成、黄晖、王伸、王寔、王雄、施章、张逢、吴珪、洪茂和陈俊共计十位，后者则有洪明、杨昌、吴

宝、吴宗、施祥、胡端、李涓、王进、陈文、陈俊、施俊、王谅、朱坦等，其中陈俊参与了初刻和补刻。书中“絃”、“朗”、“敬”、“惊（驚）”、“殷”、“恒”、“贞”、“桓”、“完”、“构（如卷一第三叶a面“允构斯堂”）、“遘”、“讲（講）”诸字阙笔，避讳至宋高宗赵构。据其刻风知为浙刻，赵万里先生认为刻地为杭州或明州（今宁波），笔者经考察初步确定为明州刻本^[10]。

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著录此本为“宋板”，至黄丕烈则称此本为北宋本，云“盖此北宋曾氏刊本也。”^[11]至《楹书隅录初编》直接著录为北宋本《陶渊明集》^[12]。北宋本的定法，得到了一些质疑或修正。如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称“前人号为北宋本，然其字体雕工颇与余藏《乐府诗集》相近，或是南宋初杭本。”^[13]赵万里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根据书中刻工施章、王伸、洪茂、方成皆为南宋初年杭州地区良工，绍兴十七年又刻明州本《徐铉文集》，补版刻工与明州本《白氏六帖》《文选》六臣注多同，从而认为“毛氏《汲古阁秘本书目》定为北宋本，恐不确”^[14]。之后学者如陈杏珍，称“遘”字阙笔“不是在补版叶，而是在原刻叶上。这一情况说明本书不是北宋刻本。又查书中慎字不缺笔，则此书的版刻年代应在宋孝宗之前”^[15]。丁延峰也根据刻工洪茂、方成见于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）《文选》六臣注修版中，再据《陶渊明集》避讳至高宗止，而认为此本“应是绍兴初刻，绍兴后期补刻”^[16]。总之，将此本定为南宋绍兴间所刻，是基本可以接受的结论性意见。

产生分歧缘于《陶渊明集》卷末所附的《曾纮说》，云：

“余尝评陶公诗，语造平澹而寓意深远，外若枯槁而中实敷腴，真诗人之冠冕也。平生酷爱此作，每以世无善本为恨。顷因阅读《山海经》诗，其间一篇云‘形夭无千岁，猛志固常在’，且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，遂取《山海经》参校，经中有云刑天，兽名也，口中好衔干戚而舞，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，故与下句猛志固常在旨相应，五字皆讹，盖字画相近，无足怪者。间以语友人岑穰彦休、晁咏之之道二公，抚掌惊叹，亟取所藏本是正之。因思宋宣献言，校书如拂几上尘，旋拂旋生，岂欺我哉？亲友范元羲寄示义阳太守公所开陶集，想见好古博雅之意，辄书以遗之，宣和六年（1124）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刊。（自标题“曾纮说”至“友人岑”为后人墨笔抄补）”

黄丕烈当即据“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

书刊”而定此本为北宋曾氏刊本。但问题是此本仍作“形夭无千岁”，并没有改过来。所以即便存在过一个曾纮本，也不能将此本径称为曾纮刊本。“曾纮书刊”之“刊”字着实令人疑惑，黄丕烈称“余又见有影写宋本，但有杨之《序录》、宋之《私记》，而曾说存，可知此刊之秘矣。”^[17]或许职此之故，黄丕烈大概过于看重了“曾纮书刊”四字在判断版本中的作用。陈杏珍指出“此文落款所署曾纮书刊四字不好理解，纵观全文，也难以得出曾纮刻印陶集结论。而且将介绍刻书事宜的序文自名为《曾纮说》，这种情况实属少见。这个标题不像一般刻书时所印的新序标目，倒很像后人翻刻时所辑录的前人旧序标目。”^[18]郭绍虞先生根据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中也收录了此文，无标题，而文末题“宣和六年七月中元临汉曾纮书”，正无“刊”字。得出结论称“刊字盖出后人妄加，未可谓为刊本之证。”^[19]

《曾纮说》一文最初用途，是曾纮写给范元羲说明义阳太守公刊本“形夭无千岁”有误。义阳即今河南信阳，太守公即王厚之，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云“余家藏靖节文集，乃宣和壬寅（1122）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，字大尤便老眼，字画乃学东坡书，亦臻其妙，殊为可爱。不知此板兵火之余，今尚存否？厚之有后序云：陶集世行数本，互有舛谬，今详加审订，其本无二意，不必俱存，如亂一作乱，禮一作礼，游一作遊，余一作予者。复有字画近似，传写相袭，失于考究，如以庾钧为庾钧、丙曼容为丙曼客、八及为八友者，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。”^[20]知王厚之义阳刻本将其认为的误字如“庾钧”“丙曼客”“八友”等分别改为“庾钧”“丙曼容”“八及”。检此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卷六作“丙曼客”，卷九作“庾钧”“八友”，显示此本并非刻自王厚之本。

而有学者根据此本书中“形夭无千岁”句左侧有“刑天舞干戚”五字，认为曾纮于宣和六年再次校刊时予以加注持赠，这是曾刻的确证，复据《曾纮说》末句所署，则绍兴本出自宣和本更无疑问^[21]。也有学者认同此论，进一步引申称“南宋绍兴本确曾出自曾纮北宋宣和六年刻本，但不是宣和本，而是宣和本的重刻本”^[22]。实际上，“刑天舞干戚”五字非刻印，而是出自后人书写。

陶集附《曾纮说》极可能始自此本，南宋乾道间林栗江州刻本和曾集刻本均袭用此文。吴师道《吴礼部诗话》云“予家渊明集十卷，卷后有阳休之《序录》、宋丞相《私记》及曾纮说、读《山海经》误句三条，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时所刊。”^[23]曾集本不题“曾纮说”，且以附注的形式刻在《读山海经十三首》之后，说明曾纮信与陶

集的刊刻本无必然的联系。大概刻者为了冒充北宋曾纮刻本，遂在“曾纮书”后别有用心的加上“刊”字。此字出现在原刻版叶，且与上文不存在字气不贯的问题，知绍兴间初刻此本时即已刻入，目的是冒充北宋本。

此本有参校宋庠本校语，如卷二《答庞参军一首》“情通万里外”，校语称“通”字“宋本作怀”；卷三《饮酒》“岁月相催逼”，校语称“催逼”两字“宋本作从过”。推断该本以宋庠本为底本，又据它本陶集校订文字。

(二) 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

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(见图2)行款版式为7行15字，白口、左右双边，对黑鱼尾。版心上镌本版字数，中镌“诗”和卷次及叶次，下镌刻工。卷端题“陶靖节先生诗卷第一”。卷首有淳祐元年(1241)汤汉序。刻工有蔡庆、邓生、吴清、张生、江梓等，“玄”“殷”“恒”“贞”“曙”“桓”“完”“构”“遽”“覲”“慎”“廓”(如卷三第十四叶b面“世路廓悠悠”)诸字阙笔，避讳至宋宁宗赵扩。是书仅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著录，题“《靖节诗注》四卷”。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未收录此书，故周春称此本“乃世间所希有宋刻之最精者也”(书首副叶墨笔题跋)。傅增湘亦称“此为汤注之最初本，海内孤本。”^[24]



图2 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

关于此本的刊刻，赵万里先生称“刻工蔡庆、邓生、吴清等咸淳元年(1265)又刻《周易本义》，因推知此书当刻于建宁府。首淳祐元年汤汉自序。自淳祐元年初版迄咸淳元年，中历二十五年。此本疑是咸淳元年前后重刻本。是时汤汉正官福州知府，在福建安抚使任，故有可能延建宁名工刻书。”^[25]知是书存在两刻，即淳祐元年初刻本和咸淳元年左右的刻本。按汤汉序称“余偶窥见其指，因加笺释以表暴其心事，及他篇有可发明者，亦并著之。文字不多，乃令缮写模传，与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”，末署“淳祐初元九月

九日鄱阳汤汉敬书”。此时汤汉尚未任官福州，定此年为初刻的依据当是“缮写模传”四字。至于重刻，根据是宋咸淳元年吴革建宁府刻本《周易本义》亦有刻工蔡庆、邓生和吴清，属建宁籍。而此时汤汉为官福州，《[乾隆]福州志》称“咸淳间以龙图阁待制再知，兼安抚使”。故赵先生认为延请建宁刻工至福州刊刻此书，的为确论。

此本字体具有浓郁的写刻风格，傅增湘称其手书上版、雕镌甚工。按汤汉序称初刻本系“缮写模传”，推测仍据初刻本之貌重刻。

(三) 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

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(见图3)行款版式为9行15字，白口、左右双边。卷端题“陶靖节先生集卷第一”。国家图书馆藏四卷，即卷一至四，附宋吴仁杰撰年谱一卷。上海图书馆藏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和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一卷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“宋刻《陶靖节先生集》本”。丁延峰经比对称“两本实为一本毋庸置疑(上图藏本前十一叶，国图藏本后十六叶)。”^[26]检书中“敬”“警”“惊(驚)”“贞”“桓”“构”诸字阙笔，而“敦”“廓”两字不讳。其中“慎”字的避讳有两种方式，即阙笔和注御名。如卷一第三叶a面《荣木》“贞脆由人”句，校语称“脆”字“一作御，名同音”。据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，实际“脆”一作“慎”，避孝宗御名，推知此本刻在南宋孝宗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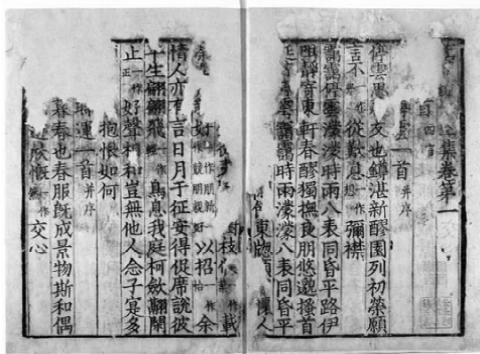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

按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著录“《陶靖节集》十卷”条，紧接此条又著录“《陶靖节年谱》一卷、《年谱辨证》一卷、《杂记》一卷”，分作两个条目。《年谱》条，陈振孙云“吴郡吴仁杰斗南为《年谱》，蜀人张纘季长辨证之，又杂记前贤论靖节语。此蜀本也，卷末有阳休之、宋庠《序录》《私记》。又有治平三年思悦题，称‘永嘉示以宋丞相刊定之本’。思悦者，不知何人也。”^[27]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为清乾隆时馆臣修《四库》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，非尽原貌。恰国家图书馆藏元抄残本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有此两条，有差异者为“《陶靖节年谱》一卷”前有“《陶靖

节集》十卷”六字。又陆游《跋陶靖节文集》云“张纘季长学士自遂宁寄此集来，道中失调护，前后皆有坏处，遂去之，而存其偶全者。末有《年谱辨正》，别缉为编云。”^[28]遂宁即今四川遂宁，所寄陶集即陈振孙著录者。表明此两条为合刻本，陶集属蜀刻也无疑义。

明嘉靖间似尚存蜀刻陶集，明华云序（载明嘉靖二十七年[1548]江州郡斋张存诚刻本《陶靖节集》）称“今与蜀本较类第，蜀本载吴仁杰《年谱》、张演（应是纘字）《辨正》，又杂记晋贤论靖节语各一卷。”也佐证确属集谱合刻本。今传此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，相较于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者题名溢出“先生”两字，且佚去《年谱辨正》和《杂记》两卷。但审其刀法，应属宋刻大字本，当即陈振孙著录者。恰如丁延峰所称“陶渊明集谱在宋代的合刻本，除《直斋》所录的这个蜀本外，还未见其它记载，也未见现存版本流传。因而，残宋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四卷和吴《谱》一卷极有可能就是蜀本（的残卷）。”^[29]

（四）宋绍熙三年（1192）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

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（见图4）行款版式为10行16字，白口、左右双边，顺黑鱼尾。版心中镌“陶诗”或“句诗”，下镌叶次和刻工。卷端题“陶渊明诗”。卷末有宋颜延年撰《靖节征士诔》，次昭明太子撰《传》，次绍熙壬子（1192）曾集跋。书中“敬”“殷”“胤”“恒”“贞”“桓”“柯”“邁”“慎”“敦（第二叶b面《荣木》“匪善奚敦”）”，避讳至光宗赵敦。刻工有辛、刘仁、吴申、余仲、胡时、甫、全、昌、何彦、李等。是书收陶渊明诗、文各一卷，共七十叶。相较于浙本《陶渊明集》，曾集跋称是书“去其卷第与夫《五孝传》以下《四八目》杂著”，“所为犯是不韪，非敢有所去取”。试图恢复陶集本貌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称此“实则别具鉴裁”^[30]。



图4 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

关于此本之刻，曾集跋称“渊明集行于世尚

矣……南康盖渊明旧游处也……求其集顾无有，岂非此邦之轶事欤！集窃不自揆，模写诗文，刊为一编。”又刻工吴申与刻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《周易》和淳熙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（1193）重修本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，推断此本为江西刻本，乃曾集刻在南康（今江西星子）。

附旧题“坡书《陶渊明集》”，存世有清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汲古阁毛扆刻本，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鲁铨又据此本重刻。鲁铨本，9行15字，白口、左右双边，单鱼尾。版心镌“陶集”和卷次及叶次。卷端题“陶渊明集卷第一”。卷首有萧统《陶渊明文集序》，次《总目》。卷末有阳休之《序录》，次宋庠《私记》、治平三年思悦《书靖节先生集后》、绍兴十年（1140）佚名跋。

据思悦跋，思悦本据宋庠本补“疑阙”后编定于北宋治平三年。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卷三《诗三十九首》下有思悦识一篇，又见于宋刻递修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卷三首，为思悦曾编定陶集之证。至宣和四年（1122）由王厚之刻于义阳，字画学东坡书体。佚名跋云“仆近得先生集，乃群贤所校定者，因镌于木以传不朽。”南宋绍兴间又据思悦本传刻，即今汲古阁等本的祖本。所谓“坡书”指仿效东坡书体，而非据东坡手书陶集上版刊刻。

三、宋本陶渊明集的版本关系

现存四部宋本陶集中，南宋绍兴间刻在浙江的宋刻递修本《陶渊明集》（以下简称“浙陶本”）为最早，其次为孝宗时蜀刻《陶靖节先生集》（以下简称“蜀陶本”）和绍熙三年曾集刻本《陶渊明诗》（以下简称“曾集本”），汤汉注本《陶靖节先生诗》（以下简称“汤陶本”）刻在咸淳年间为最晚。经比对，“蜀陶本”和“曾集本”据“浙陶本”而刻。“汤陶本”也出自“浙陶本”，又存在差异。

“浙陶本”与思悦本并非同一版本，故卷三所附思悦识当自思悦本移入。两本互校，存在三种情况：存在异文，“浙陶本”所附校语恰同于思悦本，两本校语相同^[31]。推断该本的刊刻参校了思悦本，也间接得知刻在绍兴十年之后；且两本共同参校了宋庠本，故出现校语相同的现象^[32]。除参校此两本外，据卷二《问来使》篇题下小注：“南唐本有此一首。”卷三《述酒》篇题下小注：“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，诸本如此误。”同卷《四时》篇题下小注“此顾凯之《神情诗》，《类文》有全篇。然顾诗首尾不类，独此警绝。”还参校了南唐本陶集及隋庾自直所撰的《类文》。

“蜀陶本”和“曾集本”据“浙陶本”而刻，表现在正文和保留的校语基本相同，而“汤陶本”则略有差异，例如（下述校勘中，“同”指蜀陶

本、曾集本、汤陶本和浙陶本正文和校语均相同，“汤陶本无小注”指汤陶本正文与其它三本相同，只是未见校语）：

《时运》“称心而言，人亦易足”，小注“一曰‘人亦有言，称心易足’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时运》“陶然自乐”，小注“陶”字“一作遥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时运》“但恨殊世”，小注“恨”字“一作恨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、汤陶本同。

《时运》“花药分列”，小注“花”字“一作华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荣木》“已复有夏”，小注“有”字“一作九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、汤陶本同。

《荣木》“晨耀其华”，小注“耀”字“一作辉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荣木》“嗟余小子”，小注“余”字“一作子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、汤陶本同。

《荣木》“徂年既流”，小注“既流”两字“一作遂往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荣木》“余岂之坠”，小注“之”字“一作云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作“云”。

《荣木》“斯不足畏”，小注“足”字“一作可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荣木》“脂我名车”，小注“名车一作行车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岁月眇徂”，小注“一作岁往月徂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、汤陶本同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眷然踟蹰”，小注“蹰”字“一作蹰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允构斯堂”，小注“斯”字“一作新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谐气冬辉”，小注“辉”字“宋本作暄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爰采春花”，

小注“一作华，一作爰采春花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小注无“一作爰采春花”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载警秋霜”，小注“警”字“一作散，又作惊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无小注。

《赠长沙公族祖一首》“在长忘同”，小注“忘一作志，忘同又作同行”，蜀陶本、曾集本同，汤陶本小注无“忘同又作同行”。

“汤陶本”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保留了三部宋本的部分校语，另正文也有异者。除卷一《荣木》“余岂之坠”作“余岂云坠”外，同卷《命子》“眷予愍侯”，浙陶本、曾集本“予”作“余”；卷三《饮酒二十首》“此中有真意”，浙陶本“中”作“还”；卷四《拟古九首》“相知不忠厚”，浙陶本“忠”作“中”；同卷《读山海经十三首》“刑天舞干戚”，浙陶本、曾集本作“形夭无千岁”。同卷《桃花源记》“落英缤纷”，浙陶本、曾集本“芙”作“英”；“设酒杀鸡作食”，浙陶本“设酒”前有“为”字“便指向路”，浙陶本“指”作“扶”等。另篇目也存在差异，如将浙陶本、曾集本卷二《归园田居六首》中的《种苗在东皋》，附在卷四《联句》之后。浙陶本、曾集本中的《问来使》诗亦附在卷四《种苗在东皋》之后。卷四收录《杂诗》，浙陶本无此诗。再者，卷三无思悦识，浙陶本、蜀陶本均有。推断“汤陶本”基本据“浙陶本”，但有选择性的注出校语，同时稍作文字及篇目上的校订。

“汤陶本”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了汤汉的个人意见，如卷四《读山海经十三首》“鸛鵙见城邑”，小注称“当作鸛鵙。”卷四《杂诗》，小注称“东坡和陶，无此篇。”同卷《归园田居》之《种苗在东皋》诗，小注称“此江淹拟作，见《文选》。”同卷《问来使》诗，小注称“此盖晚唐人因太白《感秋诗》而伪为之。”汤汉对于《种苗在东皋》和《问来使》两首诗的质疑，宋人洪迈、蔡條和吴仁杰亦有揭发。如《容斋随笔》三笔卷三“东坡和陶诗”条云“《陶渊明集》归园田居六诗，其末‘种苗在东皋’一篇，乃江文通《杂体》三十篇之一，明言学陶徵君《田居》。盖陶之三章云‘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’故文通云‘虽有荷锄倦，浊酒聊自适。’正拟其意。今《陶集》误编入，东坡据而和之。”^[33]“蜀陶本”附吴仁杰《年谱》称该诗，“为末篇，为序行役，与前五首不类，东坡亦因其误和之。按江淹《拟口生田居诗》，见《文选》。”

“蜀陶本”“曾集本”与据刻之“浙陶本”也

略有差异。蜀陶本卷一《劝农》“儋石不储”，浙陶本“儋”作“檐”；卷二《移居二首》“衣食当须犯”，浙陶本“犯”作“纪”。吴仁杰《年谱》云“有《游斜川诗》并序，别本作‘辛丑’者非是。”浙陶本、曾集本和汤陶本均作“辛丑”，印证三本之间的“亲缘”关系。曾集本《示周掾祖谢一首》篇题下小注“一作示周续之、祖企、谢景夷三郎，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。”浙陶本“校书”后有“夷又作仁”四字。《乞食》“衔戢知何谢”，校语称“戢”字“一作戴人”，浙陶本无“人”字，曾集本误衍。又《四时》篇题小注“此顾凯之《神情诗》”，浙陶本“神”作“伸”，曾集本更正其误。

综上，“蜀陶本”和“曾集本”据浙陶本而刻，“汤陶本”之正文亦出自“浙陶本”，但又加以校订，包括文字的更易、篇目的调整和校语选择性的保留三方面。

四、结语

通过本文的梳理，初步形成下述五条结论：（一）北齐阳休之本据自萧统所编八卷本，又增入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，北宋宋庠本和思悦本均祖于此本，是今传陶集的祖本。（二）南宋所刻陶集分为白文本和注文本两种，白文本基本承自宋庠本和思悦本，汤汉注《陶靖节先生诗》是最早的陶集注本。（三）现存宋本《陶渊明集》原刻和补刻应均在绍兴间，所附《曾纮说》中的“曾纮书刊”四字存在作伪的痕迹，绍兴初刻便妄增此字以冒充北宋本，也并不存在陶集的曾纮本。（四）宋本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应为蜀刻本，与《年谱》等属《集》《谱》合刻本。字体、版式特征也存在建刻的可能性，尚存在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。（五）蜀刻《陶靖节先生集》和曾集本《陶靖节先生诗》和《文》据浙本《陶渊明集》而刻，只是曾集本删掉了《五孝传》和《四八目》。而汤汉注本亦出自浙本，但在文字、篇目和校语三方面存在着校订和调整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[2] [3] [8] [19] 郭绍虞. 陶集考辨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 261.
- [4] 晁公武. 郡斋读书志(孙猛点校本)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. 818.
- [5] [6] 永瑢. 四库全书总目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 1274.
- [7] 孙钧锡. 陶渊明集校注·序言 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86. 12.
- [9] [33] 洪迈. 容斋随笔(孔凡礼点校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5. 455.
- [10] [31] [32] 刘明. 略谈黄丕烈旧藏宋刊《陶渊明集》版本 [M]. 北京: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 2013. 24.
- [11] [17] 黄丕烈. 百宋一廬书录.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清代卷(第7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 427.
- [12] 杨绍和. 楹书偶录初编.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清代卷(第4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 500.
- [13] [24] 傅增湘. 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 942.
- [14] [25] 北京图书馆编. 中国版刻图录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61. 21.
- [15] [18] 陈杏珍. 宋刻陶渊明集两种 [J]. 文献, 1987(4): 208.
- [16] [22] 丁延峰. 海源阁藏书研究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. 171.
- [20] 胡仔纂集、廖德明校点. 茗溪渔隐丛话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62. 111.
- [21] 邓小军. 陶集宋本源流(诗史释证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90.
- [23] 吴师道. 吴礼部诗话(丛书集成初编本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. 3.
- [26] [29] 丁延峰. 残宋本吴仁杰《陶靖节先生年谱》考述 [J].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, 2009(12): 60.
- [27] 陈振孙. 直斋书录解题(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本)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 464.
- [28] 陆游. 陆游全集·渭南文集(马中亚校注) [M]. 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, 2011. 251.
- [30] 瞿镛.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(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清代卷, 第4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 271.

(责任编辑 秦川)